

碧蓝绿文丛 / 第二辑 / 散文卷

人类，你别毁灭自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碧蓝绿文丛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蓝绿文丛/许正隆主编. -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7.2

ISBN 7-80135-232-7

I. 碧…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352 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北岗子街 8 号)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9年1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1 3/4

印数 1-3000 字数 1162 千字

ISBN 7-80135-232-7/X·1160

定价:88.00 元(共三册)

内 容 简 介

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的推动下,环境文学创作愈加茁壮发展。为进一步促进环保宣传,发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潜移默化作用,特编选“碧蓝绿”文丛,反映人们企望碧水、蓝天、绿地的共同心愿。已出的第一辑,分为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三卷,于1997年出版。现在推出的第二辑又收集了涉及生态环境的大量文学作品,不分发表时间前后,仍出三卷:散文卷《人类,你别毁灭自我》,小说卷《秀色》,报告文学卷《水啊,水》。共计120多万字,篇幅长中短体裁俱备,风格多样化兼收并蓄。谨向无私支持环境保护宣传和环境文学创作的一百多位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造福后代、献身环境大业的精神,值得学习和表彰。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把我们的生存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也许碧水、蓝天、绿地将成为奢侈品,逐渐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曾是自然宠儿的人类,终将自食被自然离弃的恶果。但愿我们的“碧蓝绿”文丛,在商品大潮中,能唤起人们的良知,成为一声呐喊,更希冀此文丛能不断地编辑出版下去,形成规模,成为传统,让环境文学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

编委会名单

顾问 曲格平 王蒙

主编 许正隆

副主编 张守仁

执行主编 高桦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登奇	孔照英	王荫焜	王耀先	刘茵
刘金生	刘志荣	甘海章	叶家根	庄庆臣
李子焱	李树纯	杨明奕	杨朝飞	吕淑萍
李景泉	何兴腾	张坤民	张力军	张守仁
宋文郁	陈奇	吴子琳	吴俊慰	郑治贵
赵以忻	袁克昌	高桦	曾纯	黄家矩
章仲愕				

序

解振华

在行将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环境问题愈来愈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人们普遍讨论的话题。环境的不断恶化,包括水污染、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扩大、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利用等等,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不能等闲视之。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环境保护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93 年,在巴西首都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有众多国家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集中探讨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途径,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一致通过了《里约宣言》、《21 世纪议程》等一批重要文件,对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亲临指导,讨论并制订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与近期治理目标,吹响了这个跨世纪重大工程的进军号角。目前,整治淮河、辽河、海河和太湖、巢湖、滇池等重大项目已付诸实施,环境保护的呼声正成为举国关心的重大问题,环境意识的加强已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对舆论导向和人们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在强化环境意识方面也不例外。作家作为人类良知的代表和灵魂工程师,从来就是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和带头人。文学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讴歌环保战线的新人好事,鞭挞愚蠢落后的行为,呼吁社会,净化心灵,提高全民素质,一向有着无可替代的优

势。文学是人学。我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中国的文学家从来就对环境比较敏感关注,所谓,“悲天悯人”,就包含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类生命的关注和热爱。古代表现田园风光和大自然景观的诗篇与游记非常多,当代的名作也不少。早在九十年代初,冯牧、王蒙等一批知名作家,就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以弘扬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内唯一的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扩大了影响,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促进环境保护的生力军。环保不同于其它农工商行业,它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孙后代,又不分地域、国界、种族,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可以说,环境保护的题材写不尽,环境保护通过文学来表现,就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有了上述逐渐扩大的阵地,不断发展的作家队伍和日益产生的影响,环境文学创作的领域和前景十分广阔,大有可为。

1995年,国家环境保护局有关部门曾举办过“全国中小学生环境保护作文比赛”,由文学界和环保界的专家参与,评选出100多篇孩子们的优秀作品。这是青少年们在关心环保事业上显露文学才华的一次有意义的创举。影响所及,有些省、市也组织了类似活动。年末,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又发起组织了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人作家讨论环境文学的研讨会,与会的不同社会制度和观点的海内外作家们,在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环境文学发展的共同目标下,相聚一堂,求同存异,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些,无不说明作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以及神圣的使命感,文学和环境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关系。在我国,环境界与文学界的密切融洽、协调配合,是有目共睹的。环境文学创作的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公认的事实。

“碧蓝绿”文丛的出版,是近几年环境文学实绩的展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我很乐意为之写序,并肯定它会受到环保战线和文学界的珍视与支持。期待今后这方面获取更大的丰收,经常结集出书,愈加繁荣兴旺。

1996年10月

目 录

序	解振华(I)
夏枯草记	丁 宁(1)
龙井问茶	丁 冬(5)
兴安杜鹃	万以诚(7)
洞庭湖观鸟	小 牛(10)
南方有嘉木	马 力(12)
赞美绿叶(外二篇)	王 蒙(15)
我与小鸟作邻居(外一篇)	王雪丽(19)
绿色随想.....	
——且当春天织梦	从维熙(23)
喜鹊王	尹世霖(28)
希望在雨林	孔晓宁(34)
从“一”数到“九十二”	冰 心(40)
树 悼(外一篇)	艾 煊(41)
墓 地	冯骥才(45)

我心中的树林	石 英(47)
绿色在大连	白 焯(50)
绿地梦	叶文玲(52)
都市另一种生态(六题)	叶延滨(56)
郁郁孔林(外一篇)	司马言(66)
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外一篇).....	毕淑敏(70)
沙漠诱惑(外一篇)	乔 迈(77)
野 草	江 波(84)
我与野草地	池 莉(87)
与绿叶互爱	刘心武(101)
海的呼唤	刘贵贤(103)
丝之思	刘锡诚(107)
激越而沉重的呐喊	
——谈环保题材的报告文学	刘 茵(110)
一束麦穗的价值	刘友宾(114)
《拯救与命运》序	曲格平(116)
“海斯”的热情冷却了吗?	
——“地球日”25周年暨美国环境见闻记怀	许正隆(118)
黄土地的希望之路	
——记老区延安建设生态加快脱贫的成功实践	许正隆 冯永强(123)
联想与期冀	
——写在《绿叶》创刊时	许正隆(128)
童年的小鸟	伍春宏(130)

废 墟	余秋雨(132)
愿生命之树常青	余超然(136)
拆掉景山墙	吴祖光(138)
人老燕园	宗 璞(141)
最后的净土(外一篇)	邵燕祥(145)
大地上的事情	茅 岸(150)
从九寨沟风景劣化说起	何满子(168)
鲸 殇	李存葆(170)
从苏东坡的诗看环境的变化	李国文(189)
仙人山(外一篇)	李景平(194)
檐 燕	李景田(197)
鸟类与人类	李 良(200)
大自然的礼赞	李长之(202)
高高的望天树	李 乔(205)
春景秋色	李一信(208)
乌 鸦	李青松(211)
“藕连”的暗点(外一篇)	李志伟(221)
自然境界	肖复兴(225)
播绿自然 播绿人生	陈建功(228)
几尔加美休对我说	陈祖芬(230)
大沙漠吞没的古王国 ——马里纪行	陈昌本(233)
“国宝”在哭泣	陈淀国(241)
夜游日月潭	陈国明(251)
门前三棵树(外一篇)	陈友中(254)

山地即景	陈晨曦 吴 诚(263)
让大地充满绿	
——从《绿地》到《绿叶》	杨 矛(266)
绿叶成荫子满枝	杨兆三(269)
由《绿叶》创刊想起的	杨朝飞(271)
倾听巢湖诉说	杨佑兴(274)
不是春光 胜似春光	
——《绿叶》杂志创刊座谈会侧记	孟范例(281)
二十四片犁铧	周 涛(283)
夜 歌	张贤亮(287)
梦一样的莱茵河(外一篇)	张 炜(291)
小号在呼唤	张守仁(299)
人类,你别毁灭自我	张 韧(302)
时代的要求 大众的心声	张坤民(305)
北京“小庐山”	张艾薇(312)
多保留一片绿地	牧 惠(315)
香椿树下	林述勇(317)
樱桃沟见闻感	孟伟哉(319)
天下名山索道多(外一篇)	郑凯歌(320)
我的坐骑	赵丽宏(324)
市 虎	赵大年(327)
可怕的事实(外一篇)	段松乔(330)
东方天鹅湖	段 华(332)
树林给予我们的启示	罗大全(334)
对森林存在的哲学思考	胡银根(336)

梦中鸟	[傣族]柏桦(342)
黄山记	徐迟(346)
自然性与“天性”	
——论妇女与生态环境保护	徐凤翔(352)
绿色的祝福(外一篇)	崔道怡(355)
彩虹	唐敏(360)
马与英雄	席星荃(364)
望江山随笔	袁鹰(370)
幽幽绿地幽幽情	峭岩(378)
我的歌在高原	高红十(387)
我和《绿叶》(外二篇)	高桦(389)
瑞士女性	黄秋耘(399)
这思考的窑洞	梁衡(402)
蝴蝶泉一游有感	梁秉堃(407)
绿叶噫语	黄宗英(409)
草坪·城砖·石屎森林	章仲锷(411)
玉兰之友	菡子(413)
从口香糖说到环境污染	盛祖宏(415)
斯人独憔悴	
——一个林场女技工的遭遇	阎纲(417)
生存的位置	曹明华(424)
呼盟草原行	曹志娟(427)
长白山的正道:多开发,少改造!(外一篇)	舒乙(429)
武夷日记	斯妤(434)
鸟悲亦悲	童道明(438)

草 魅	鲁枢元(440)
黄河在呻吟 大地在哭泣	
——黄河断流考察见闻	景 爱(443)
敬畏自然	詹克明(453)
重读云南	雷 达(466)
自然·人·散文	雷 加(470)
绿色的云(外一篇)	谭 谈(473)
捉猴的悲剧	聪 聪(477)
回归的麋鹿(外一篇)	黎先耀(482)
护绿使者的血不能再流了	
——武夷山盗林罪犯殴打干警抢烧林场案追记	
.....	熊志宏(488)
我们还溢阳河以清白	单 人(493)
后 记	张守仁(495)

夏 枯 草 记

丁 宁

清晨,老伴正在阳台上看云,忽地大声喊我:“快来!”可以听出,那声音带着激情。我赶紧过去,和他肩并肩,晨光扑面,他的额头金子般地发亮,皱纹也豁然展开了。这时,一轮红日,正从一幢高楼的侧面,探出半个头,娇艳得简直令人眩晕。

“太美了!”我不由得喊了一声。

他则说:“你注意没有,自‘夏至’以来,太阳的位置移动了多少?”我一时茫然,心想,谁拿尺子量过!

他指指正东方向两座高楼的空隙说,“前些时,日出的位置是在那儿,那时的亮度很强,现在,‘秋分’已过,天渐短,光渐弱,又转到东南面了,距离拉得这么大!”接着,叹息了一声:“越发觉得太阳运转的速度加快了!”

“这是你心里的感觉,天地、万物,总按自己的轨迹,有规律地运行,哪会兴之所至……”

他似未听进我这一番人所共知的道理,忽地转身进屋,又看日历,又翻日记。“了不得!今日就是‘霜降’,再过几天,就要栽种香雪兰了!”一听那焦急的声音,我的心也像忽地着了火。栽种香雪兰,可是老伴一大心事,全家一大乐事,一年一度,必定把握准时节,一栽至少大小十七、八盆。每年临近霜降,他便开始忙活,先提个桶,到附近一个荒芜的公园去取土,然后骑上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农贸市场,购置花盆、肥料,还有成包成包的腐植土,这就要往返几次;还有必不

可少的细沙,也得设法弄来……可现在,什么还没有准备,那个去取土的荒芜公园也封闭了。

他闷闷地倚着书橱,一只灰色的小蛾,贴近他那苍苍白发,不停地转悠。唉,他老了,已届古稀之人,大自然的脚步的确加快了!去年就曾说过,这香雪兰往后无力侍弄了,我也想,这件乐事,说不定将以不乐收场。于是便劝慰说,今年可不必弄那么多,三两小盆可也。他却摇头,闷声不语。

屈指一算,这香雪兰自从落户我家,该有八年了。当初,正是老伴离休不久,一种突来的失落感压在心头。那年,春节将至,我正想弄几盆鲜花,点缀房间,这时,家住郊区的老亲家,捧来一件礼物,恰好是一盆鲜花。这花形状不凡,细长的绿叶儿,好像蓬勃的马兰草,中间分出若干嫩枝,冒出谷穗般的花蕊,正纷纷开放,花色乳白,牙雕一般,一串一串,颇似亚热带的炮仗花。刚刚端来,即满室生香,不像桂花香得刺激,也不似栀子令人痴迷,它浓而不烈,清而不淡,纯正优雅,沁人肺腑,恰如古人的诗句“惟幽兰之芳草,禀天地之纯清”,使人精神大振。问它的名字,告曰:“夏枯草”。老伴立即翻阅家存的一本花谱,却未找到。我忽然记起读卢梭的《漫步遐想录》,曾见过这名字。当年,可怜的卢梭,避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圣皮埃尔小岛,确曾发现一种植物,就叫夏枯草,但卢梭描述,它“有两根长长的雄蕊上的分叉”,并且他还向人发问:“可曾见过夏枯草的角?”既然那个小岛上的夏枯草,长的是雄蕊,自然是不会开花,显然和我们新来的“贵客”不是同类,这使我颇感遗憾。想起卢梭曾经深情眷恋的小岛,可爱的风光,奇异的植物,曾使他心醉神迷,忘却孤独和忧伤。他已着手编写一本《皮埃尔岛植物志》,不幸,只呆了两个月,便又被迫离开,大自然赐予他的幸福与梦想,瞬间又破灭了。

我仍不免痴想,使卢梭欣喜若狂的夏枯草,长的是怎样一种“角”?

老伴性格执著,又几经寻找资料,最终弄清这花还有个高雅的名字,叫“香雪兰”。不过,我仍愿叫它夏枯草。它使我们的节日倍增喜气,新春正月,有客来访,无不啧啧赞赏。

人言，好花不常开。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可能永恒不变。这盆香雪兰，给我们的快乐太短暂，阳春一过，花儿便一朵一朵枯萎，绿叶还不服输，竭力保持蓬勃的气韵。可叹大自然赋予它的绿色生命终有极限，顾名思义，夏季一到，也就变黄而枯，令人凄然。老伴却怪，仍然拿着喷壶，给奄奄一息的叶子，按时喷洒。我说，既然香消玉殒，已回天无术，还这般殷勤，岂非徒劳！老伴却道，凡事不可只看表象，它的灵魂并未消亡，还在继续孕育着新的生命呢。

我晓得，他研究过资料，又从老亲家那儿取得栽培的经验，自是胸有成竹，便不再过问。

转眼，盛夏过去，又是秋风萧瑟。一天，老伴从阳台的角落里，捧出那盆衰败不堪的夏枯草，聚精会神地用小铲挖开干硬的泥土，忽地发出一种异样的喊声：“快来瞧，这生命的宝藏！”我走近一看，他竟挖出一堆白白嫩嫩的小东西，状如山药蛋，一数有几十颗。老伴欣喜若狂，视为珍宝，立即小心地除去泥土，分成几小包，又作了标记。他连声赞美，这花的品格不凡，当盛夏百花争奇斗艳时，它默默地埋在土里，奋力繁衍新的生命，但等寒冬到来，斗霜傲雪，一试锋芒。

进到十月，老伴便做好准备，按照推算的日期，着手栽种，想不到，头一次便栽了七盆。这以后，他更忙活，观察、记录、喷水、施肥，用温度计昼夜测试。严寒来了，室外气温接近零度，傍晚便一盆一盆端进屋，翌日，太阳刚出，又一盆一盆端出去。不到一月，盆中便萌生出娇滴滴的嫩芽，又过些日子，变为齐刷刷、翠绿的小草。为了使它长得茁壮，又得控制疯长，还必须置于通风和阳光充足的地方。严冬季节，一片生气勃勃的绿色，未曾开花，便令人赏心悦目。

老伴的劳作，使我常想：大自然或世上一切事物，只要认识它的特性，顺乎其规律，便可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这夏枯草，在老伴的辛勤控制下，竟不早不迟，不前不后，恰在春节前夕，欣欣开放。节日里，除自家留下两盆，其余都分送给亲友。得主们，皆大欢喜，说这花给他们送去了吉祥，有人在信中赞美，这是“幸福之花”。那时刻，老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似乎得到了暮年人难以得到的快慰和满足；别人的快乐，便是他的快乐。卢梭就曾悟到：每个人的幸福，产生

所有人的幸福。从此，我家的夏枯草，绵延不断，培植的愈多，得到快乐的人们愈多。

此时，他的决心已下，无可动摇。他又开始忙活了，十分艰难，简直豁上老命，准备工作终于齐备。那天，北风乍起，气温骤降，正是栽种的日子，早饭后，他便停止手边的文字工作，一直呆在阳台上；弯着腰，擦盆、拌土，筛沙、施底肥，然后按盆的大小，一粒一粒种下，不深不浅，不疏不密。中午小憩，约一刻，便又忙到夕阳西下。中间喊他休息、喝茶，竟听而不闻。只让我打开录音机，播放那首他年轻时喜欢的歌：“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快乐的风啊……”

他坐着的小板凳，移来移去，花盆摆满阳台，一数，竟整整二十盆！

他终于直起腰来，用拳头重重地捶着腰背。我一看，这老人的形象，变得极其古怪，眼窝、睫毛和那苍苍白发，都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灰褐色。再看他那神情，全然处在一种陶醉般的奇妙的境界。我又想起卢梭在美丽的小岛上所得到的那种感觉：“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个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

啊，怎能说我们已垂垂老矣，青春，原是可以召唤回来的。